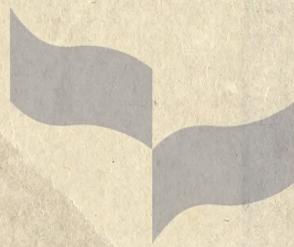


0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晉文外傳

與前記事同而文有詳畧並存之以見內外傳手筆大畧云



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

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

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箸滯淫誰能興之盍

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

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

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

入服不為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

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與之公子怒將

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

缺季隗一節

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
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
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
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
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
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
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
桑下蚕妾在焉莫知其也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
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
內傳只一句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貳

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
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
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
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氏曰不然周詩曰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
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
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
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
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
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

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
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
仲之所以紀緝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
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
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
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
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
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
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
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

行醜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

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

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

腥臊將焉用之內傳止說一次過衛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

焉速寧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

之建也內傳不載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

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

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

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

天祚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

也武族唯晉寔昌晉胤公子寔德晉仍無道天祚有德
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
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
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骭脅欲觀其
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言於
負羈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
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早自
貳焉僖負羈餽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
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
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

內傳不載

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親愛明賢政之幹也禮賓於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

公弗聽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

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

內注同不載

趙衰而長事賈它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
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真賈它公族也
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
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
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
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
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
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

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偃伯行之子也實生

重耳成而儁才離遠而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同出

與內傳有異同

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曰

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曰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

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

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勦

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

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

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

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

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
 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
 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稷不為稷不
 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
 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
 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
 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
 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
 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
 報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

與內傳文全同

國晉楚治兵會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
執鞭弭右屬櫜韃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
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
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胙楚誰能懼之
楚不可胙與州之主其無令若乎且晉公子敏而有
文約而不誦後此節三材傳之天祚之矣天之所興誰能禦
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
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
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
以送公子於秦秦伯歸女五人懷羸與焉公子使奉

匱沃盥既而揮之羸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

懼降服囚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圍

內傳不載

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
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
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
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
為已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
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
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祈已滕
葳任荀僖佶儂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

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於有蟠氏
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
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
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
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
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
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
合姓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
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
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如何

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
如何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
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
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
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
納幣且逆之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
犯從曰吾不如衰之父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
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
其大夫曰爲禮而不終耻也中不勝貌耻也華而不
實耻也不度而施耻也施而不濟耻也耻門不閉不

可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
內傳兵勢句三子敬乎明日燕秦

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邛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

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真屯悔豫皆入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

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
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
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
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
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其繇曰利建
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十月
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
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
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有如河水沈璧以質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

內傳不載

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茲必有晉國臣筮之得秦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曰衰桑泉皆降晉人懼懷公奔高梁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次於郇辛丑狐偃

及秦晉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入於晉師甲辰秦伯還

丙午入於曲沃丁未入於絳即位於武宮戊申刺懷

公於高粱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文公踰

垣勃鞞斬其袪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曰嬖姬之讒

爾射予於屏內困予於蒲城斬予衣袪又爲惠公從

予於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殺余

余於伯楚勃鞞字屢困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

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

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

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余何

有焉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令君即位其
無蒲翟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王管仲賊桓公
而卒以爲侯伯軋時之役申孫矢之矢集於桓鈎鈎
近於祛而無怨言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
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
棄民主余臯戾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
乎於是呂甥與芮畏偏悔納公謀作亂將以巳丑焚
公宮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
遽見之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伯
楚以呂卻之謀告公公懼乘驛自下脫會秦伯於王

城告之亂故及已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

上秦伯誘而殺之文公之出也豎頭湏守藏者也不

內傳文同

從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

覆則面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居者為

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眾矣謁

者以告公遽見之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

缺季隗介推兩事

秦伯納衛三千人寔紀綱之僕公厲百官賦職任功

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

通商寬農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

舉善拔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

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
藥卻百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
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
食力工商食官阜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
不匱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汜使來告難亦
使告於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
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
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
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缺下公說乃行賂於草
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道二年春公以二軍下

次於陽樊右師取昭叔於溫殺之於陘城左師迎王
於鄭王入於成周遂定之於郊王饗醴命公胙侑公
請隧弗許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無若政何賜公南
陽陽樊溫原州陘絺鉏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
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
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
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
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
敢私布之於吏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
又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䟽軍

而去之謀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軍吏以告公曰得
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乃
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
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於周
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
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
之乃大蒐於被廬作三軍使郤穀將中軍以為大政
郤溱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提綱衛出穀戍釋宋圍敗
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伯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曰救
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

內傳不載

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
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
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
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爲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
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
能敦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
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
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遂取五鹿
先軫之謀也卻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公使

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以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君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君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君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嬰胥將新下軍先都佐之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公帥齊秦伐曹衛以救

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
舍之則宋絕告楚則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
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軫
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籍之告楚我分曹衛之地以
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不得其請必屬
怨焉然後用之蔑不欲矣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
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
亦釋宋之圍舅犯愠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
必擊之先軫曰子與之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
宋也宋衆無乃強乎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

有三怨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旣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子犯曰二子忘在楚乎偃也聞之戰鬪直爲壯曲爲老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於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君子曰善以德勸文公誅觀狀以代鄭反其埤鄭人以名實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

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可愛於臣也鄭人以詹與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詞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勿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旣復其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

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
也殛鯀其舉也興禹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
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
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
之使爲下軍大夫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六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七

鎮三

楚莊王

文公九年范山言於楚子曰晉靈公少不在諸侯北
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鄭及楚
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
及楚師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
茂陳懼乃及楚平十年楚子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
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
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

孟諸十四年楚穆王卒莊王立公會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於新城從於楚者
服也十六年楚子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
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楚子左抱鄭姬
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
於臯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楚子曰三年不蜚蜚
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
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
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
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

是歲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
以叛楚麋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
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蔦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
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
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
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
食次於句瀝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
子楊窻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
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潘尫曰不可姑又與之
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楚武王父所以

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惟裨儵魚王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宋人弒昭公晉荀林父會諸侯之大夫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宣公元年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與焉陳靈公受盟於晉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於棐林以伐鄭也楚爲賈救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

乃還冬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宣子驟
諫而不入故不兢於楚二年春二月鄭公子歸生受命
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
元秦師伐晉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
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
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兢於楚殆將
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秋九月晉靈公弑成公立三年
春楚子伐陸渾之戎遂次於雒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
小輕重焉王孫蒲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
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

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
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
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
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廓十
世三十七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
輕重未可問也楚子乃去夏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四
年楚殺鬬椒五年楚子伐鄭鄭未服也陳及楚平晉荀
林父救鄭伐陳七年鄭及晉平冬盟於黑壤八年楚伐
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陳及晉平楚
師伐陳取成而還九年晉侯與諸侯會於扈討不睦也

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於扈
乃還晉景公立楚子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
於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
日矣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靈公北寧儀行父奔楚楚子
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十一
年春楚子伐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
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子與諸
侯盟於辰陵陳鄭服也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
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徵舒祖遂入陳殺夏徵
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靈公子在晉申叔時使於齊

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鄭旣受盟於辰陵一徵事於晉十二年

乃還於是晉侯侈宣子驟諫而不入故不兢於楚二
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
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
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
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
彼宗兢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秋九月晉
靈公弒成公立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次於雒觀
兵於周郊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在德不
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
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
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
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八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
也楚子乃去夏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四年楚殺鬬
椒五年楚子伐鄭鄭未服也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
鄭伐陳七年鄭及晉平冬盟於黑壤八年楚伐舒蓼
滅之楚子彊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陳及晉平楚師
伐陳取成而還九年晉侯與諸侯會於扈討不睦也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
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
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達路鄭
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
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
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
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
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
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

平潘阍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
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
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
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
鄭旣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
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
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
貳而哀其甲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
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
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

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薦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
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
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
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
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
逆矣德立刑行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
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
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汜曰於鑠王師遵養時
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
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
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
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荀首曰此師殆哉
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三之三三三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瑊川壅爲澤有律以
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
所以凶也不行水變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
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先穀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韓厥謂林父曰穀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

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
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
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于重將左子及
將右楚莊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
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
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
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焉軍可得食乎
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
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
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

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

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二山在滎陽縣鄭皇戌使如晉

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

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

先穀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書曰楚自克

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

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

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

以若敖蚡冒筭路籃縷楚先君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

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

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
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
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
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潘尫楚之崇
也潘尫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
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
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先穀荀首曰
括同咎之徒也趙朔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
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

無淹久士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
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
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穀以爲詔使趙括從而
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
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
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
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
師者左射以蔽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
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
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

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

中晉鮑葵

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
至敢膳諸從者鮑葵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
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爲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
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
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
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潘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
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先穀曰
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

多備何爲士會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
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
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先穀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
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
旣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
人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
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
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
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

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
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師也遂出陳孫叔曰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
車馳卒奔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
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
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遂下軍楚子使唐狡
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
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

郤克曰待諸乎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
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
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
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楚人甚教之脫肩車上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
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
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
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僕在後
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
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荀營首之荀首

以其族反之魏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
納諸魏錡之房錡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
蒲可勝旣乎荀首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
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
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
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輜至於邲遂次於
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
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
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

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
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
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
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
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
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
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
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

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
歸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
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
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
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予毒也
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
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
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
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
侯使復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

囚熊栢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
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
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號申
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
腹疾柰何曰目於胷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
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十三
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
召之也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
之盡滅其族十四年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
蒐焉而還荀林父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

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楚子

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由孟諸宋公違命

申舟扶其僕以狗曰鄭昭宋龔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

女我伐之見犀申舟子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

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

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

楚子圍宋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

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

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
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
會楚子於宋宋使人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
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乎諺云高下在心川澤納
汗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
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
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
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
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

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
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
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
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竇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
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
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申舟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
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
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
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

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十八年楚莊王卒子共王立成公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荀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荀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纍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

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繫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也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

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晉景公

宣公十七年晉侯使卻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十八年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公元年齊將出楚師以伐我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齊頃公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門焉龍人囚之頃公曰勿殺吾與而盟無

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視鼓士陵城三日
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
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
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
也戰於新築衛師不利石子曰師敗矣子不少湏衆
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負
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
止次於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
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
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噐與名不可以假人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噐噐以藏禮禮以行
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
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
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克
景公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
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
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
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
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將斬人卻克馳將救之至則
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

從齊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頃公使請
戰日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
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
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頃公曰大夫之許寡人之
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
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
余餘勇癸酉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
解張御郤克鄭丘綏爲右頃公曰余姑翦滅此而後
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

音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鼓旗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弁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其父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傾公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

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
於輶輶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
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
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
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
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
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棖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
父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
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

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頃公免求丑父三入
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
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闞入頃公見保者
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
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
奔頃公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
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頃公使國佐賂以
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國佐致賂晉人
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
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

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及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遘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
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
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
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
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
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
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
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
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
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

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於上鄆賜三帥
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
之服晉師歸士燮後入士會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
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
受名也故不敢士會曰吾知免矣郤克見公曰子之
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焉士燮見勞之如郤克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
何力之有焉欒書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
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初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
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

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
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
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
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
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
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
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
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又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
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
絰皆百人成公子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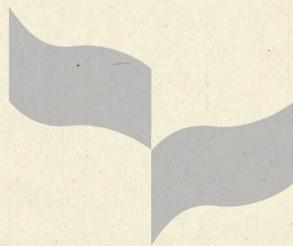
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
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於
蜀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
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
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
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
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景公使鞏朔
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
式王命淫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
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

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
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
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
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
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
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
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
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三年
齊頃公朝於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君爲婦人
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景公享頃公頃公視韞厥

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
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六年晉人謀去
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
利君樂不可失也韓厥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
而入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
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膂之疾
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
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
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從之晉遂遷於
新田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七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01314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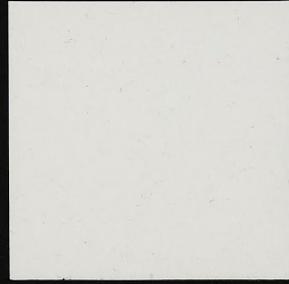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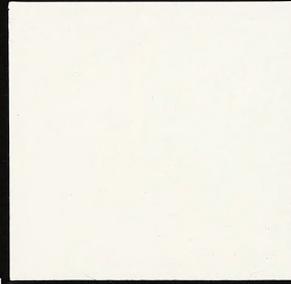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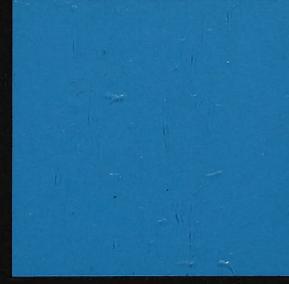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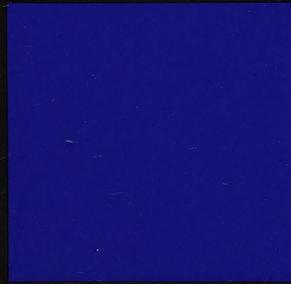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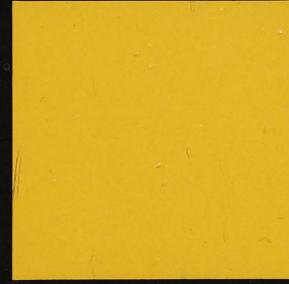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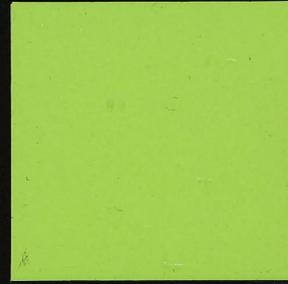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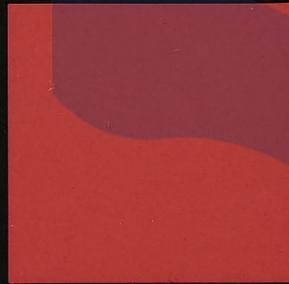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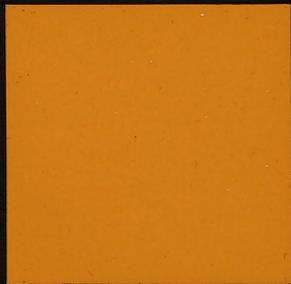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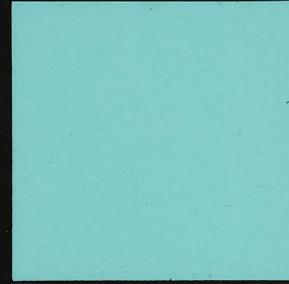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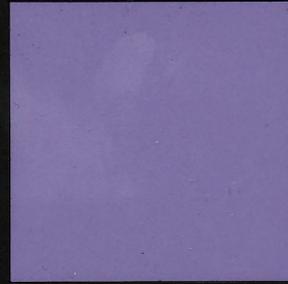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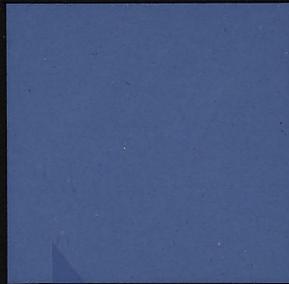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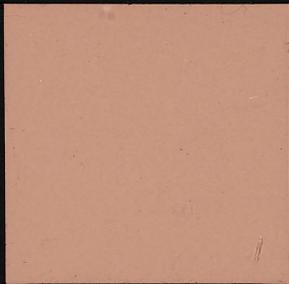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浙江圖書館